

◆艺坛闲话

潘天寿的从容典雅与高贵

王为民

最早知道潘天寿是在刘云老师家里。刘云的老师蒋风白1940年代曾做过潘天寿助教,藏了潘老几件书画作品,有一件横幅内容为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的书法在刘老师宅中挂过,笔法结构系黄道周一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到苏州透露着古香的瓣莲居中拜访蒋风白先生。风白先生告诫我说:“画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一要有天赋,二还要有毅力坚持。”他拿出几幅潘天寿作品给我看,并送了本薄薄的小画册给我,嘱我多看潘天寿的画,向潘天寿学习。我拿画册翻了翻,感觉欣赏不了,不知他的画好在哪里。蒋老说:“你看不懂也要看,什么时候能看懂、能欣赏潘天寿画的高妙,你便知道什么是高品味的中国画了。从那时起,潘天寿先生的大名便深深地烙在心底。

我年轻时学画,从未临习过“芥子园”,一上手便是大写意,走的是吴昌硕海派风格一路,喜欢藤本,注重神韵,画气不画形。这是一条艰难之路,没有便捷之径可走。业内有一种说法叫“北齐南潘”。齐白石的作品质朴温润自然,洋溢着一派天真烂漫情趣,充满着乡间泥土的芬芳;潘天寿冷峻深邃,呈现出一片孤傲的精神世界,弥漫着简静、肃穆、空逸的气息。两者比较,潘天寿作品具有大美不言、从容典雅的高贵。

以我现在的理解、认识,潘天寿的书法功力很深,得力于卜文、猎碣及钟太傅、鲁公、黄石斋、倪鸿宝诸家,又博采众美,其真草隶篆独创一格。行笔斩钉截铁,大小穿插,行气错落,字形结体奇异中见平正,妙不可言;其笔趣墨踪,直可睥睨晋唐。其自刻印章,亦刚劲苍古,与画格完全一致。潘天寿画风雄阔奇崛,高华质朴,显示出一种深沉雄大的格局和

霸悍无敌的气势,所张扬的是画家推崇的宏大之境和阳刚之气的审美理想。

潘天寿在的诗中自喻:“老夫指力能扛鼎,不遣毛龙张一军。”何等的自信,何等的气魄!这也正是其绘画中雄霸之气的表达。在潘天寿的作品面前,齐白石、吴昌硕两位大师的作品的气象格局明显逊色许多。

大道至简。以极简之笔墨写出天地万物之魂魄、灵性、造化玄机,这种简最难。潘天寿洗净尘滓,独存孤迥,其画因简而纯粹、静穆、朴素、典雅、高贵、动人,开一代生面。潘天寿的艺术既传统又现代,极古而极新,他为中华民族竖立起一座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伟岸丰碑。



梅花图 潘天寿 作

◆儿女情长

父亲本色是农民

查春琴

2022年12月27日晚与恶魔争抢父亲的画面,定格成我的噩梦,每每半夜惊醒,泪湿枕巾。两个月来,我始终学不会释怀,多想父亲还像往常那样晨起扫地、午间休息、黄昏时在乡间小路散步、在孩子们的电话打去时能及时回应……父亲走了,我才发现,我每想一次,痛楚就增加一分。

父亲是热血男儿,二十一岁参军,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。修建成昆铁路、南疆铁路,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锤一锹一箩筐,雨天一身泥,晴天一身灰,吃杂粮喝雪水,在“猿猴欲度愁攀援”的连绵大山,在“风头如刀面如割”的茫茫戈壁,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。由于舍不得故土,父亲转业回到了家乡,先后任岳西县白帽乡武装部长,凉亭乡、徐良乡、银河乡党委书记,店前区委副书记。那是个特殊年代,乡村干部对大事小事都要管,对百姓的任何事情都当成大事。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,柜子里整整齐齐的一大摞发言稿,都是大会小会时父亲字斟句酌写的材料。

我上大学时,室友听说我父亲任过那么多年“要职”,都不相信,因为我的吃穿用度还不如平民出身的她们。父亲唯一的谋取“私利”大概就是利用身份拉来省工商联的扶助、获得了相应的投资,让包括我家在内的两个组的乡亲们喝上了省心、干净的自来水,又牵头筹资修建了通往老家的公路——光彩路,配合修建了紫山光彩小学。

父亲本质上还是个本分的农民、随和的老头。周末回家,他把破旧的老布衣服一换,撸起袖子,挽起裤腿,扛上锄头,拎上斧头,上山砍柴,下地种田,恨不得用有限的一个周末把所有的重活都干完。家里有四个孩子需要抚养,母亲身体又弱,他总想尽可能地多分担一份责任。有些农活他不会,就向别人请教,对谁都摆不起架子。

父亲一生也留下诸多遗憾、痛苦,他少年时就失去了母亲,没有得到多少母爱,但从来无怨天不怨地,却一直遗憾没有尽到孝心,叮嘱我们在他去世后把他葬在奶奶身边,要去那边“服侍”奶奶。也因没得到太多母爱,他对我们姊妹几人倾尽耐心和温柔。父亲在部队时出过车祸,后来腰部动过三次大手术,脑部也做过手术,生前一直忍受着蚀骨的疼痛。退休后,一直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。母亲去世后,他一个人在老家孤独地生活,任我们怎样劝说,都不愿意往城里来。他一生节俭,自己从来不舍得买点好衣服,连破旧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;看到田地荒芜,亦痛心不已。他一直内疚给老三读书少了,拼命给她存钱贴补。

父亲的猝然离去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,我总以为来日方长,要带他去四川、新疆走一走,要带他去查济古镇感受感受,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……如今草长莺飞,陌上花已开,可是再没有父亲唤我们缓缓归,我们也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

◆安庆名人谱

“呼风唤雨”的清官丁楷

丁邦昕

明朝正德年间,浙江省桐庐县在县城之东建起了一座“回风感异”亭。之后,多版《桐庐县志》载有《回风亭记》,叙述了建立该亭的原委。

亭以“回风”名,志异政也。正德丙寅(1506)冬,安庆丁侯由金溪外艰服阙补宰于桐,兴衰起废数月,政通人和。翌年,淫雨经时,民苦之,侯引咎自责,率属一祷而止。粤三月八日,县治居民袁姓者不戒于火。时东风大作,烟焰涨天,老弱叫号四达。侯闻震,趋火所,左右曰:“火势若此,何可近?!”皆将掖之退。侯叩头吁天曰:“楷不德,无以佑民,岁饥且贫,庐复火,窘益甚矣。民有罪,我致之,请移于我。”且拜且囑,意甚迫切。须臾,风自东而回西,燎向西而之东。火已及者,若有扑而灭之者;火未及者,若有呵而护之者,公府民居皆获免……反雨为晴,固见其异;反风灭火,尤见其异也。

邑之人士数百辈,诣县请隙地立碑以旌异政……

此亭所纪念的“回风”之事主人翁“安庆丁侯”,是出自怀宁县的丁楷。丁楷,字汝正,号鹤屏,生于成化三年(1467),弘治十二年(1499)己未科进士。先是任江西金溪县知县,后任浙江桐庐县知县。

应该说,“祷而止雨”与“吁而回风”之类,即使在古代也属于神奇的“异政”,用今天的科学观点分析更是不足信,其懿行当然无法复制与推广。然而,《回风亭记》还有深度解析:以纪念“回风异政”之名立碑建亭,实际上是为了彰显时时处处念民为民的官德。

在桐庐县任职仅一年半,丁楷就因母亲去世而回乡丁忧。再次服阙后,被任命为湖广道监察御史。随后,他奉命巡按广东。据《明史》卷三百二十四之《列传第二百十二·外国五》记载,丁楷在巡按广东期间,参与办理了一起涉及一个叫占城国的事件,在朝野影响很大。占城国,在今越南东南濒海,是明朝立国以后与其交往最密切的属国之一。自洪武二年起,每年或二年一次遣使进贡象、虎及象牙、伽南、犀角等特产,明廷则赐与织金文绮、磁器、彩、币、历书等物。为示优待,朱元璋特命“福建省臣勿征其税。”

占城国已故国王古来的儿子沙古卜洛,因请封自己为国王的事,于正德五年(1510)派遣他的叔叔沙系把麻人贡。朝廷命令给事中李贯、行人刘廷瑞前往占城封国王。李贯到达广东以后,向朝廷禀奏,希望像对待前国王古来一样,让他们派人前来领受封书。朝廷没有同意李贯的意见,并催促他抓紧前往。

这时,丁楷经过深入思考后向朝廷禀奏:占城国自前国王古来被驱逐,逃至僻远的赤邦都郎,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国了。费心费力去寻封其子,意义并不大。再说,古来的国王位子,是在杀了前国王斋亚麻弗庵的情况下夺取的。前国王有三个儿子,其中一个至今还在。本来封古来就于义不合,更何况其子呢?按照朝廷律法,即使不对他们兴师问罪,也必须拒绝它的朝贡使。因此,从维护帝国权威的考虑,不得不慎重行事。朝廷认真研究了丁楷的意见,认为他讲得有道理。于是,撤回遣使令,召回李贯,令占城使者前来广东领敕。

丁楷处理事情向来特别严肃认真,参奏弹劾腐败官员从来从不避讳权贵。据《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之一百十九记载:“先是太监萧敬传旨,令提督广州市舶司太监曹宏,采取奇异香料并土物以进。巡按御史丁楷《极言不可状》。礼部覆请,从楷言。不纳。”太太监萧敬传旨,要求从广东拿一些奇异香料和土特产,以进献皇上。巡按御史丁楷上了一个奏状,极力劝说放弃这一举动。礼部也按照丁楷的意见,禀奏放弃。最后,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。《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之一百三记载:“罢黄花镇守备少监范琪、指挥同知宋琦,以为巡按御史丁楷所劾也。”按照巡按御史丁楷所提出的弹劾案,朝廷罢免了黄花镇守备少监范琪和指挥同知宋琦。

正德十年(1515),丁楷病逝在广东巡按任上,年仅48岁。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前往其住所吊唁,看到他囊中空空如也,屋内没有任何值钱的遗物,无不感慨:“好一个真正的清官大人啊!”

